

是誰為我安排的

陳守復

神父、各位來賓，晚安： Dec. 1994 聖城通訊

今天是“惜緣·惜福”的宣道大會，我們能在這裡相見就是有緣，我們能在這裡歡聚是有福，為了要緣更深，福更久，那就要惜緣和惜福了。怎麼說？現在就從我說起……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廿九日我出生上海，當滿月還差一天發生了一二八事變，日本人侵略了我國上海，我的童年是在戰爭的威脅下長大的。接著七七事變，全面抗戰爆發了，在戰亂中小學六年在五個不同的城市，也換了五個學校，初中三年也換了三個學校。當我讀高中時抗戰終於勝利了，可是飽受戰爭創傷的祖國和人民，豈能在一夕間全面恢復？老百姓的生活不但沒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壞。我家人口多，老爸的負擔重，我祇好輟學，改進了中央印製廠做學徒，幫助維持家計。相信和我同一個時代的來賓，還都記得這一段苦難的時期。

接下去政府撤離了大陸，我也奉調到台灣去工作。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二日，我一個人，一只皮箱，一個行李袋，一個十九歲的大孩子，這樣就離開了家，離開親人，獨自走向茫茫人海，好像一艘沒有舵的小船，不知道明天又將飄向何方。所幸在這一段時期裡我沒迷失，工餘之後以進夜校和運動來安排時間。幾年後我結婚了，又有兩個女兒，一家四口生活得平平靜靜，融融樂樂。但那時候台灣的經濟尚未起飛，留學生出國成為年輕人唯一的出路，多少年輕人夢寐以求。在一九六七年一月，我居然成為其中的一員，我們全家四口同時移民到加拿大多倫多；在當時出國移民簡直從未所聞，而我全家居然出來了，連我自己都難以相信。三年後又來到美國的聖荷西，一直到今天。

因為我是一個技術人員，在出國時也有過一個心願——那一天要試試自己的能力。出國後一面打工，一面也拚命學習；十年以後，我認為時機已成熟，就聯合了幾位朋友湊合了一些資本，買下了一家小型的印刷廠，創立了自己的事業。一開始非常順利，但五六年後，則漸感到競爭的壓力；再二、三年後，面臨了一個非常困難的選擇，因為新的電子科技進入了印刷界，這是時代和市場的趨勢，如果不及早準備，將會被淘汰。但當時經濟衰退比以往都壞，同時政府財政上有大量的赤字，如大量投資有極大的風險，但如留在原地觀望，更是死路一條，反而延誤時機。最後只好決定冒險前進，將所能調用的資金，加上全部歷年的盈餘，作孤注一擲。

沒有想到技術上的轉型期要那麼長，且經濟衰退又是那麼嚴重；最後用完了全部的現金，公司的週轉開始有問題。眼見已快到山窮水盡之時。

銀行看到公司的財務報告，認為我們已無法支持，所以計劃要把機器以拍賣的方式來收回貸款。同時好的員工也開始離去，股東也開始離心，甚至有位股東希望公司宣佈破產，他就可以最低的價格來收買全部的設備，由他來經營；也有股東逼著我去看專門處理破產的律師，等宣佈破產後，他可以收回一小部份剩餘的投資；更有嘲笑我說我要去自殺。在這四面楚歌聲中，眼見畢生的心血將付之流水。

我只是一個普通平凡的人，我的內心深處一樣是非常軟弱、恐懼，但所幸我是一個有信仰的人，我知道光靠人的力量和智慧已無法解決，所以我將一切交給天主，祈求全能的天主扶助我，帶領我渡過這危機。因此儘管第一天晚上輾轉不能成眠，第二天腫著眼睛仍然準時上班，還要告訴員工我們在離開目標僅差兩寸，大家再加把勁就會成功。正當這千鈞一髮之時，奇蹟出現了。在技術上的困難，順利地過了關；因為我比別的公司早一年作這樣的決定，因此業務也跟著突飛猛進。當時差一點被銀行拿去拍賣的機器，今天成為生產的主力，一天開機廿四小時仍不夠應付客戶的需要，原計劃只求收支平衡，而去年（一九九三）上半年度已開始有了盈餘。因此我才能順利地換了一家銀行重新貸款；從前離職的員工也要求回來；當然我不會去自殺。在上星期我收到灣區的商業日報（Business Journals）的來信，說我的公司被選為矽谷工商界在一九九三年度成長最快的前一百名企業之一，在十月廿日有一個酒會將宣佈名次及頒獎。

聽完了我的故事，其中有一些問題，要尋求答案：

是誰為我安排——在人生的道路上讓我有一個如此幸福的家。

是誰為我安排——我全家能順利出國，儘管我沒有上過大學，考過托福。

是誰為我安排——讓我有一個白手起家的機會，能在美國建立起一個技術最先進的印刷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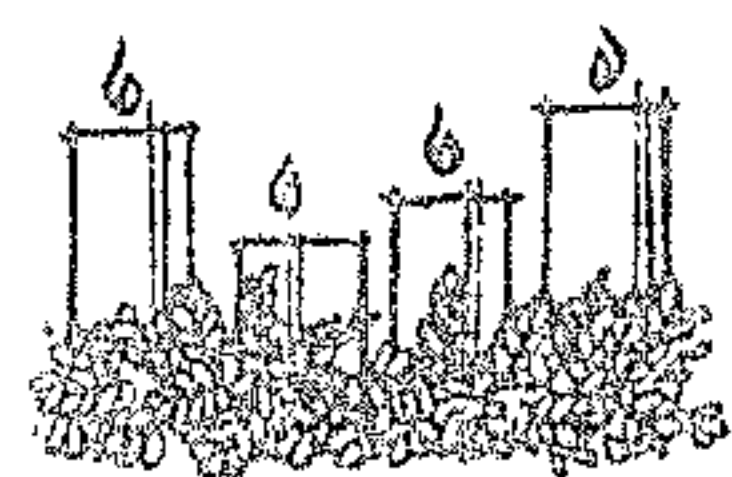
是誰為我安排——當我的事業面臨失敗的邊緣，把危機變為轉機。

我要鄭重的告訴各位，這一切的一切是因為在我的心中一直有一位全能的天主。這要回溯到一件對我影響非常大的往事，當我在七歲的時候，我被感染了最危險的傳染病「白喉」，那天早上母親抱了我一連送了三家醫院，均拒絕醫治；後來送到震旦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是一家天主教辦的醫院。一去馬上被送到手術室，兩小時後醫生出來告訴我母親說：「孩子已經沒有問題，但如你是現在才送來的話，我也不收了。」在醫院裡我只見到穿黑袍的神父和戴雲吞帽的嬭嬭們在照顧我，就在那時候天主已在我幼小的心靈裡埋下了一個種子。因此當我出國以後一接觸到天主教，很快地受到感召，我們全家在同一天受洗為天主教徒；之後來到美國，就加入了聖荷西華人的天主教團體，成為這大家庭的一員。當我在最艱難的時候，我日夜全心向天主祈禱，也謝謝王楚華神父他也為我祈禱。

在我最絕望的時候，是天主賜給我信心；在我最困擾的時候，是天主賜給我智慧；在我最軟弱的時候，是天主賜給我勇氣；在我跌倒的時候，是天主賜給我再起來的力量；祂無時無刻都與我同在。以上是我親身的經歷，我願為大家作見證。我們都生活在天主的愛和祂的關懷以及降福之中，那麼人在福中要「知福」要「惜福」，人在緣中要「積緣」要「惜緣」；這樣「緣才能更深」，「福才能更久」。最後祝大家緣比東海深，福如南山高。

編輯小組啓

自一九八七年十月“聖城通訊”以月刊方式出版之後，歷任編輯努力的在質與量兩方面求突破，求改進。當去年中文WINDOW軟體出版之前，工作小組亦決定將通訊的字體、排版，以至外觀上做整體的更新，這時陳守復先生慨然應允，以極優惠的折扣承攬了印刷的工程，並為編輯人員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今年元月份陶雅谷神父紀念專輯，亦是在他大力協助之下完成。在登載陳生先心路分享之際，也願特別表達我們對他的謝意。



對和好聖事的一點建議

聶光瑤譯

不久前，偶然讀到一位有廿三年經驗的神父，談起對和好聖事的幾點建議，以及在辦和好聖事之前應有的準備，對我啓發很大，很願意和大家分享。神父的話簡述如下：

“首先，我認為當今不少的人忽視在懺悔之前作內心的省察，有的人等到了告解亭內才開始考慮要告明的事項。其實，凡是要辦告解的人，早該很清楚要悔罪的事件。”

有的人希望從聽告解的神父口中，提供某些勸告，諸如有關夫婦失和問題，教育子女問題，或是遭受虐待等問題，應該知道，神父們所能提供的是協助解決靈修生活和有關倫理生活的問題，以及如何調解天主和人之間的關係。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辦告解的時候是你親自和耶穌在一起的時候，你應該認真負責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誠誠實實地告訴耶穌，你在什麼情況下所犯的罪。有些人把自己的罪行推在別人身上，或是客觀情況下。實際上別人的罪行與你無關，神父只是關懷你的所作所為。當今有這樣一種傾向，把要懺悔的事，說得很含糊。譬如說：“我犯了第五式”

“我不誠實”這類無濟於事的告解，很可能導致下次舊罪重犯。要搞清楚，悔罪的目的，主要是存悔改的決心，就得毫不含糊的把犯罪的企圖和經過一一從實說明。假如你說“我不誠實”，你應該講明白你在什麼時候，什麼事情上不誠實，你有多次犯這種不誠實的行動？它的危害性多大？你必需毫無保留的告明一切。這樣才能引起你正視自己的罪行從而尋求改正的途徑。以往，人們每週辦一次告解，現在這種習慣已不存在。有的教友

開心，真開心 感恩，更感恩

Dec. 2003, 聖城通訊

陳守復

當我參參加了旅行團從國內玩了一圈回來，大女兒到舊金山機場把我接回，一進門口老伴兒第一句話，就問我玩得開心嗎？離家將近一個月，去遍了大西南，從成都—九寨溝—桂林—瀘江—昆明—大理—麗江—張家界，再回上海，到上海有些私事待辦，就多留了十天才回家。雖然在旅途中被趕鴨子，人是很累，但精神上真的非常愉快，因此行一直是我多年來的願望，所以她問我開心嗎？我不加思考的回答“真開心”。不料把行李搬到屋裡，喝了口茶，來不及一面向老伴敘說經過，一面忙著把箱子打開獻寶及行賄，希望下次有同樣的提案，能夠順利過關。就在這時候，突然發覺，胸前、胸後，有股很大的壓力，好悶。心臟有點不太對勁，同時手足發麻，出冷汗。頓時我警覺兆頭不好，趕忙躺在沙發上，一面喘著氣告訴老伴我的心臟很不舒服，大女兒在旁瞭解情況後，急電九一一。對方要她站在門外等，十分鐘後，救護車來了，進來兩位年輕人，初步檢查後，馬上把我抬上車子，向醫院急駛而去。這時離我回家進門僅一個小時。途中一面接氧氣、打針、吃藥，一面與醫院連絡，所幸醫生尚未下班。當我到達急診室的時候，裡面都已準備好，這時我已進入昏迷狀態，等我完全清醒過來，已是十幾個小時以後的事了，翌日再從主治醫生口中得知，當我到達醫院後，經過詳細檢查，發現是嚴重的大動脈血管阻塞，除了馬上動手術搭橋外，已無其他選擇。這下可好了，不但開膛，還要真的“開心”。接下來住了四天加護病房，三天普通病房，手術後的第八天出院回家。

這次的發病從開始到現在有很多不可思議的地方，一) 在整個的旅遊過程中，我曾有兩次自動脫隊回旅館休息。當時我心裡就有個念頭，我是來玩的累了就該休息，不要勉強。放棄一些並不可惜，回想起來若當時我勉強自己，也許至深山裡就

有了麻煩。二) 整個的旅遊完成後，回到上海轉機回美，我因有私事待辦，就留下來，十天以後再回舊金山。有事要辦是真的，另外有點小稱盤，說穿了也是嗜吃。現在不正是“大閘蟹”當令之時，偏偏我最愛吃蟹，這九雌十雄，豈可錯過。心裡盤稱少則吃三次，多則吃五次，過癮…。稱盤打得很好，卻事與願違，一共才吃了一次，一雌一雄和另一次四只蟹粉小籠，實在不過癮。問我為什麼？不知道，沒理由，上飛機的前一天，只好自我安慰，等下次再找機會來吧！幸虧沒有多吃，大家都知道，蟹黃、蟹膏吃多了，膽固醇可不饒人，也許在上海就提前發病。三) 那天回來的行程，早上從旅館到上海浦東機場，路上是一小時，提前三小時到機場接受檢查，再從上海到漢城約兩小時，到漢城轉機又等了四個半小時，最後再飛回舊金山。整整折騰了二十幾個小時，這漫長的過程中，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尤其是最後的一段飛行在太平洋上，無地可著。一旦發生情況，吃虧的還是我自己。也許命大救活了，但無法保證沒有後遺症，後果簡直不敢想像。四) 好不容易飛機著陸了，出來取回行李，兩只大皮箱。在通過海關時，被指示接受檢查，當時在我前面有一位年紀較長的女士正被海關人員翻箱倒籠的接受檢查，待畢重新裝箱。因箱子太重，我就自動上去幫她的忙，搬到推車上，對我來說可以快一些出關。不料等我回過身來，那海關職員看了我一眼，就對我說：「你非常GENTLEMAN，我相信你，不查了。」簽了報關單，就讓我出去，這半至一小時的時間的節省，事後想來對我而言，真是多麼重要。現在我拖了一身的疲乏，心境絕對是開心的，因為回來了。及找到大女兒，上車一路平安到家，不料一小時後，我被送到醫院，成了急診的病人。五) 手術兩週後，我才明白當時的情形是多麼嚴重，尤其我是個緊張型的人，如果事前知道的話，不知道會緊張成什麼程度。而現在呢？從開始到動完手術，直到我清醒過來，感覺上好像是熟睡了一會，後來醒了，見到小女兒陪在我床前，她告知所發生的一切，我的回答：我們差一點見不了面。原來從開始到現在，天主一直在照顧我，

一直和我在一起。不但手術順利成功，而手術後只服了一兩天的止痛藥，從此以後一點痛苦都沒有，簡直是奇蹟。不讓我擔心受怕，不讓我受任何痛苦。主啊！你為我作了如此妥善的安排，每一個環節都稱得那麼準，這絕不是人力可以控制的。

今天我已出院兩個星期，第一次去看主治心臟醫生，他告訴我，當我感覺到心裡悶沒氣喘的時候，從那一刻起，我的心臟已開始受到損傷，時間越久，則損傷越大。在今天開心做心導管已不是新聞，問題是在搶救的第一黃金時間，否則對病人會造成無可彌補的後遺症，輕則中風、半身不遂，重則喪失一切自主的能力，成為植物人，更甚至送命。所以這發病的地點在九寨溝，或張家界的深山裡，若發生在上海貪嘴以後，又將如何，若發生在半途中飛機上，更不敢去想它。以上的一切，請問是人的力量能控制的嗎？

最後，昨天收到醫院來的帳單，急診室、手術及四天加護病房，三天普通病房，在醫院的針藥費一共是\$168,000元。這筆費用將由政府的住院保障及另外我自己買的第二醫療保險來共同負擔，這樣我比較安心。

當我尚在加護病房時，家人就告訴我，教會的朋友們已為我向天主祈禱，更有不斷的來病房慰問。出院後，聖母軍的朋友和親友們也紛紛來家探望，在此由衷的向各位說一聲謝謝！同時我內心深處，不斷地發出讚美：

全能的 天主呀！ 我感恩，更感恩！